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梁桥 组版:蒋培荣

个簃老,除了书画

□古剑

金石传声,这四个字非常好。

一方面,我们从“金石传拓”中传承,这是我国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技艺,一张纸、一碟水、一摊墨、一拓包,将器物的形制与花纹,印在平面的拓纸上,精准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;但是,“金石传声”又不一样,它在传承过程中,不仅能见到原貌、先貌,在墨色里见到历史轮廓,让气息中见到历史的声音,但它又是和而不同的。

这一点,我很赞同与陈永怡先生所说:吴昌硕、王个簃、程十发三位海上巨擘的联展,既有嘤鸣求友,衣钵相传之义,更具有推动海派绘画、中国美术南通现象与中国近现代艺术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。此外,我觉得,还有一个视角,这次拿出那么多篆刻作品呈现于“金石传声——吴昌硕、王个簃、程十发师生三代作品展”,让我们更清晰地对海派篆刻有了深刻的直观理解。

提到流派,一般理解有三个共性维度方成派:一是作品风格相近的人群(自觉不自觉成群);二是主张、气质相近,区别于其他;三是有开派人物,有传承延续。无疑,海派篆刻与海派书画、海派文化唇齿相依。

我看过一个资料,说金石书画社那些人怎么活动的呢?很有意思:

白天到会的人比较少,一到晚饭之后,大家都聚在这里,一张可容纳二三十人的长方桌,总是坐得满满的,一直要等到十点钟才散。他们谈话的资料,除了有关金石书画等等问题之外,很多清季的政治掌故,因为每天经常到会的几位中坚社员,多数是亲身经历清末政治生活的,正像白头宫女闲话往事,要是有人记录下来,确是一部很好的史料。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,到会里去陈列,供彼此观摩。书画掮客也每晚拿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。会里备有各会员的润格,代会员收件。新到上海行道的书画家,总得请人引见这班先生,替他代订润格和介绍吹嘘。

这里透露的信息主要有这么几点:1.书画金石的艺事交流;2.观摩会员收藏精品;3.经纪人(掮客)介绍生意和交流市场信息;4.外地书画家拜会沪上名家,请他们宣传和订润格。

这群大咖,在商业繁荣、租地开埠、东西交融的商业文化大背景里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艺事传帮带,互相举荐维生计,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“海派是商的帮忙”,不知不觉中,在这种聚会沙龙帮忙中,海派孕育而生。

吴昌硕老领衔流派在沪的十五六年,培养了一批“海派篆刻”的中坚力量。一个印学流派的生命力在于人才队伍,而队伍在于领袖人物的培养。他以领军人物的影响力,吸引了一大批印人来沪发展,如苏州的赵云壑、徐新周,浙江的沙孟海、诸乐三,无锡的钱瘦铁,常熟的赵古泥,还有南通的王个簃等一大批人。吴昌硕对他们的影响与扶持是巨大的,是授之以渔、传之以道。

其实,在这么多弟子中,大多已享大名(印名),唯独王个簃因画名太盛而印名(包括诗名)被掩,今天这个展览,也是对他印名的一个佐证。个簃老(1897—1988)是通过李苦李的介绍入吴门下的,其时已经刻过许多印。诗人诸宗元赏其才,将其印作呈缶翁。“缶翁见而悦之,逐钮逐字细为批示,佳者或曰佳、绝佳、浑朴、得古意、绝妙、得汉人意;不妥者或云欠古、少味、少含蓄、无流动活泼之趣、某字宜收小等。剖析入微,恍同面授。”吴昌硕曾撰两联鼓励:“小印刻初成,退哉皇古;长城攻不克,突起异军。”“食金石刀,养草木心。”下联加跋语:“个簃大弟子刻印极精,下笔毫无习气。家贫时书画取润度日,予恐其嗜好太多,而于金石未能独往,书此勉之。”

沙孟海《个簃印集后序》说:骨力坚苍,立基于平昔;深入浅出,给用于当今。而游刃从容,不假矫饰,烟云舒卷,莫可方物。运刀布局,出自师授,不规以师法自囿。素纸朱沫,时出新意,神明变化,烂然多姿。

应该说,这个评价很允当。

王个簃的印作不少。如“粗服乱头”汉印格式,篆法简率而拙朴苍古;“鹰击长空”,玺印体式,苍浑高古,边框残破自然,线条拙朴无矫饰,十分大气。

然而,因为他在中国画坛的画名太重,掩盖了他的书名、印名;因为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精力于中国画上,而鲜有印章行世,以至于很少有人把他列入篆刻家的行列。丘石先生曾撰文说:客观地讲,1982年西泠印社出版的《个簃印集》对入集的印作未能精心筛选,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有人揪住印集中的个别欠佳、欠妥之作,在一份印社小报上撰文对他的整个篆刻艺术成就提出质疑和批评,在当时的书法篆刻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。然而,瑕不掩瑜,偏不可概全。

当代篆刻大家石开这样评价个簃老:“20年前我以为老辈篆刻家中最胡来的是王个簃,那是什么刀法?零零碎碎,不清不楚,差点写了文章臭骂一通。不意时过境迁,最近重翻旧印谱,发现以前认为不能看的如今都变得好看起来,特别是他的‘学到老’‘牛角坡’等印,用刀自然神奇。由是顿生‘廿年始识韩荆州’之慨!”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上,客观地评价王个簃的篆刻艺术,不仅仅是为了确立王个簃在中国现代篆刻史上的地位,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去了解、认识、感悟、借鉴王个簃的印学观和篆刻实践,重新去思索“诗文书画有真意,贵能深造求其通”,思索如何继承与发展、入师门与出己意,以期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产生积极而有益的影响。

金石传声。

今天,时光被篆刻,我们仿佛穿越,听到金石锵锵,教诲琅琅。

题图为王个簃篆刻选作,依次为:百岁进军、粗服乱头、鹰击长空。

雨丝风片

石渚烟雨

□姜子国

1000年前,石港别称石渚。

南朝梁元帝《玄览赋》:“临石渚其如镜,玩弱柳其犹丝”。彼时,长江口胡逗洲、南布洲北侧有一块沙洲于横江中潜出,时称石港,但文人喜欢称之为石渚,渚者,水中沙洲,听起来很有诗意。其时,洲上景致随时节变幻:恰逢春和日丽,芦苇狂长,草色青青,水鸟嬉戏;抑或秋风瑟缩,阴雨绵绵,浊浪拍岸,孤身只影。无论哪种景致,都吸引文人来这里,捕捉佳词丽句,写诗弄文,一抒心中喜悦抑或抑郁之情,这些被称为“石渚诗人”的文人,留有“昔日题咏江心碧,此日瞻依石渚丹”等诗句,又飘然而去,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。

1276年3月18日,文天祥来到石渚,躲避追杀。他是在京口(今镇江)趁元军看守松懈逃脱,元军布告天下,四处搜查。扬州制置司李庭芝误听流言以为文天祥已经降元,命令一经抓获,便加诛杀。文天祥被追杀是因为担任南宋朝廷丞相兼枢密使,他在元军包围都城临安时,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使,与元军议和。其时,蒙元三路大军进攻南宋,元军不同意议和,而要让宋军投降,文天祥坚决不从,由此遭到扣留。

文天祥脱险后一路向东,好在通州知州杨师亮得知他并未变节,开城迎接,雇船水路护送到南布洲最北端石渚。杨知州认为这是一块新涨出来的沙洲,洲上湿地、泥淖、芦苇荡,隐蔽安全,更主要是这里便于渡海南归。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不肯休”,文天祥要继续驰骋战场,挥洒报国热血。

文天祥乔装打扮,改名换姓,在石渚他叫“清江刘洙”。即便有点落魄,即便危机四伏,这些挡不住文人雅兴和乐观,在石渚3天,他登东山(海滩边的潮墩),吹海风,抒豪情,当晚即著诗《石港》:“王阳真畏道,季路渐知津。山鸟唤醒客,海风吹黑人。乾坤万里梦,烟雨一年春。起看扶桑晓,红黄六六鳞。”第二天晚上,观海潮至,看渔人归来,渚上买鱼者如约而来,他又赋诗一首:“飘蓬一叶落天涯,潮溅青纱日未斜。好事官人无勾当,呼童上岸买青虾。”第三天,他乘船沿横江北岸东行,船只搁浅,他伫立船头,近观马蹄形海湾内,风平浪静,退潮的沙滩上,洼地盐花点点,红脚蟹爬进爬出,而向远处眺望,江口外,浊浪滔天,前路迷蒙,何处天晴云破时?他触景生情,悲国伤怀,感慨万千,一首《卖鱼湾》挥笔而就:“风起千湾浪,潮生万顷沙。春红堆蟹子,晚白结盐花。故国何时讯,扁舟到处家,狼山青两点,极目是天涯。”

文天祥走了,他是文人,更是武将。文天祥取道横江入黄海,然后再折向南回归故国,继续投身抗元战斗。两年后,他被俘囚于燕京,元将劝降,他宁死不屈,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誓言。

文天祥在石渚留下的三首诗,犹如种子播在这块沃土里了,年年春风吹生,绿了一茬又一茬。《卖鱼湾》,使石港多了一个别称,也成了通州一处名迹。出海的那条横江被叫作“遥望港”,意指文天祥在这里遥望南方,心念故国。文天祥渡海的地方,先后有南通县知事褚南强、大名鼎鼎状元公张謇建亭纪念。在文天祥殉难七百周年之际,当地政府重修渡海亭,在文天祥渡海处,一座新的碑亭耸立。

站在碑亭下,思绪翻滚,那段烟雨般的历史怎能不涌上心头,一如当年的横江水,向东流,逐浪高。

大雪呈瑞兆丰年

□ 孙同林

大雪,日历上两个大字赫然出现,又是到一年的大雪节令了。

大雪时点在12月7—8日之间。古人将大雪分为三候:“一候鹃鸥不鸣;二候虎始交;三候荔挺出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大雪,十一月节,至此而雪盛也。”大雪时节常会有大雪、冻雨、雾凇等天气出现。俗话说,小雪大雪又一年,大雪到来,新年也就一天天临近了。苏东坡有《雪诗八首·其五》:“天工呈瑞足人心,平地今闻一尺深。此为丰年报消息,满田何止万黄金。”

雪是冬天的精灵,有了雪,冬天才会诗意盎然。雪落在童真岁月,圣洁的童心与雪游戏;雪落在乡村,农民在雪天里眺望瑞雪兆丰年;雪落在城市,市民期盼雪的纯净净化市容,雕塑理想中的城市。

记得童年时候,每到冬天,大雪便一场接着一场,原野上常常覆盖着厚厚的、洁白的雪,树上结满了树挂,房顶上静卧着绵软的银毯,房檐上挂满了冰凌,大雪把人带进一个柔和、晶莹、洁净的冰雪世界,让人体会到一尘不染的意韵。

飘雪是令人心仪的事。纷纷扬扬的大雪像天女散花般从天上飘落,片状的、絮状的、多棱形的、洋洋洒洒,飘飘逸逸。在空中舞动着、漫卷着、追逐着、缠绵着、胶合着,然后,又轻轻地落在地上,一层一层地絮着厚度,真可谓“漫天卷云如舞蝶,风雪相嬉饰苍穹。”

小时候,只要一下雪,小伙伴们总是兴奋异常,尽管一个个身上穿着光筒子棉衣,透风漏气,却一点不觉得冷,因为雪天可以实现自己许多愿望。比如捉麻雀。我们常用的捉麻雀方法就是竹筛打鸟。在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,撒一路碎米,用一根小木棒在空地上支起竹筛,绳子拴住木棒,远远蹲在一边,等候麻雀自投罗网,常有小收获,弄出一阵惊喜。更多的时候是空守,一等半天,明明看到麻雀已经走近竹筛,却不进去,时间一长,终于没了耐心,去别处玩了,这一玩便忘了打麻雀的事,往往是麻雀吃光了碎米,只剩下一把竹筛在那里等待。

稍大些以后,便跟大人到人家竹园里捉麻雀。月黑风高的夜晚,雪花不紧不慢地飘,竹园在风中呼呼地响,几个人在竹园四周布下一圈网,然后用手电筒对着竹林照,麻雀遇上光,便惊慌失措,晕头转向,扑棱棱掉下来,被人抓住。有的撞在网上,束手就擒。成为人们的战利品。竹枝上的雪常常一团一团地掉在我们头上身上,我们却全然不顾,乐此不疲。

打雪仗是孩子们的最爱。雪地里,一群孩子你追我赶,在雪上翻滚,大些的孩子悄悄跑到一棵树下,用脚猛地一踹树身,雪便从树枝上扑噜噜往下掉,掉进树下孩子们的脖子里,惹得一阵哇哇地大叫大笑。有孩子用树枝在雪地上写“大好河山”,写“祖国万岁”,雪地一时成了孩子们展示“书法”的场所。

远望四野,白茫茫一片。平坦的雪野上,近处是被雪覆盖的村庄,远处是弯弯曲曲没有被大雪掩埋的河流,不时有鸟儿叽叽喳喳飞过灰色的天幕……这一切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水墨画。

母亲说,大雪是小麦的被子,被子盖得越厚,麦子越暖和,越不会被冻坏。母亲还说,我其实也是一棵冬小麦,因为我就是大雪时节来到这个世界的。大雪是被子,我应该是暖和的。因此,我对雪情有独钟。

其实,不仅我喜欢雪,农民都喜欢雪,因为雪对农业太重要了,“大雪三白,有益菜麦”“瑞雪兆丰年”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……雪的确招人喜爱。飞雪就像一位洞明世事的老者,慢慢悠悠、不慌不忙地飘洒而下,一点一点渗入土地,陪伴农人打发漫长的冬天。而村里的老人们也像雪那样绵着性子,一锅一锅抽着烟,给围坐在暖炉旁的孩子们讲述着或远或近或真或假的传说和故事,像雪一样把他从上一辈那里听来的东西一点一点渗入孩子们的心里。因此,儿时老人讲给我的许多故事至今仍记忆在心。

瑞雪兆丰年,说的是今年雪下大了,来年农作物就会有一个好收成。这句俗语是有科学依据的,因为在寒冷的冬天,如果下了一场大雪,因为温度低,大雪不会轻易融化,它就像一床厚厚的棉被捂在农作物上,为农作物挡住了寒风的侵袭,不仅提升了土壤的温度,而且保持了土壤里的湿润,同时冻死了潜藏在地下的害虫。

在如东乡下,大雪节气里,人们仍延续着许多古老习俗,使寒冷的冬天有了丰富的趣味和色彩,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,“未曾过年,先肥屋檐”,说的就是大雪节气的风俗——腌肉腌菜。大雪节气一到,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制“咸货”,无论是家禽,还是鱼肉、菜蔬,人们用传统方法加工成饱含“腊香”味的美食,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。

自古以来,人们还有大雪进补的习惯,“冬天进补,开春打虎。”冬天进补能提高人体免疫力,促进新陈代谢,使畏寒现象得到改善。《本草纲目》亦有:“红薯,补虚乏,益气力,健脾胃,强肾阴。”喝完热乎乎的红薯粥,既美味又健康。

大雪时节,虽然时常会觉得很孤独,很寒冷,可一想起母亲那句话,“雪落得越大,麦子就越温暖”,心里便也温暖起来。因为,我也是一株冬小麦。是的,在雪后的大地上,总能静静地听到来自故乡的声音,来自故乡冬小麦慢慢生长的声音。

江海风物

丝路花语

面朝家园

□黄俊生

青墩先民创造的灿烂文明,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要不是今天的青墩人开挖新河,它还在地底下沉睡。是什么原因让青墩文明停止了步伐?青墩先民去向了哪里?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。叩问青墩,青墩无言,只有金黄的稻子垂着沉重的脑袋在沉思。

既然没有记载,那么,就有多种可能:地震,海啸,潮汐变化,长江口改道……每一种可能,都可能是一定。今天的人,根据一些蛛丝马迹,提出一个个推测,描绘一幅幅画面,用来支撑丰富他们的想象:

岁月更替,时光荏苒,青墩先民在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上千年。青墩,外有舟楫通达之便,内有丛林湖沼之屏;退而甘食沃土之果,进而可享渔猎之利。这里是他们美丽的家园,这里是他们生生不息繁衍后代的地方,他们的祖先,就头朝东方安睡在寨子西头的地下,祖先的魂灵,保佑着子孙后代的安宁。他们曾经驾驭竹排远航,到达长江之南,与那里的东夷部落沟通交流,带去麻布,带回玉石。青墩一带没有山,所以不产玉材,青墩男人架不住女人爱美的追逐,便南渡长江,到江南的崧泽、良渚采集美玉原石,带回来琢磨。青墩男人雕琢玉器的手艺不差,远近闻名,这情形就像后来的扬州一样,扬州自身不产玉石,却成为全国玉材集散地和玉器制作中心。

但是,首领在最近一次仰观星象打了一卦后,神色凝重地对族人说:近来天空出现三次“九星地心会聚”天象,必将灾害频发,家将不家,国将不国。首领的话,把大片阴霾罩向青墩族人头顶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首领的话很灵验。不久,大地气温下降,淫雨不绝,海水上涨,洪水经久不退,吞噬着江淮东部平原。让族人感到绝望的是,海潮倒灌导致木屋倒塌,稻田被毁,淡水鱼蚌消失殆尽,就连喜爱温湿的麋鹿也在海水的威胁下另走他乡。

某一天清晨,青墩族人从睡梦里突然醒来,发现海水已经侵袭到脚下,富饶的家园已成汪洋。他们唤醒孩子,收拾好农具,带上稻种,一部分人向西,迁到淮河上游,找到一块沙洲定居下来;一部分人向南,渡过长江,去与崧泽人、良渚人交流植稻渔猎技术;更多的人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向东方,像夸父追日一样,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追逐。他们带着稻种,带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,一路人从山东半岛跨海进入朝鲜半岛,越过朝鲜海峡、对马海峡,踏上日本九州;一路人走陆路,从山东绕过渤海湾、辽东湾,由辽东半岛进入朝鲜,穿过朝鲜全境,渡海登上日本九州。在九州,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歇,继续沿着狭长的走廊,向着东北方向,一直走到东瀛岛的边缘。一路之上,他们播撒稻种,传播先进的稻作文化。

海安青墩种植水稻的历史,与江南良渚、崧泽一样久远,在中国考古发掘中,只有两处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存。今天的人,对余姚河姆渡水稻遗存比较了解,殊不知,青墩不仅种植水稻的时间不比河姆渡晚,还把水稻种植技术带到朝鲜、日本,直接催生了日本弥生稻作文化。令人感叹的是,在日本九州的墓葬遗址中,墓葬主人头虽朝太阳升起的方向,却用石头垫高脑袋,使之面朝西方,回望他们曾经的家园,回望他们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。这是何其强烈的望乡情结呀!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二章 凤鸣青墩:江苏的河姆渡(四)

通谚撷趣

捞潮头

□黄步千

捞潮头:因潮袭造成翻船,致使财物随水流漂浮,沿岸的人趁机打捞。喻想捞好处。

打不死的李逵:不怕打,只要没打死,你再打。引申为不服输,不服败。

捉米儿:找人短处,弄怂人。

挂羊头卖狗肉:以假充真,鱼目混珠。

拣佛烧香:喻拣人拍马、孝敬。

拉叨驴子当马骑:找错对象,有点饥不择食。

拉硬劝:不公正,偏于一方。

拣日不如撞日:顺其自然。

拣没力的掼:欺忠怕恶。

招耳朵摸鼻子:搞小动作,发暗示信号。

抱的儿子当的兵,打死了不伤心:不是亲生的不当一回事,和亲生的总有区别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二十四)

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(《离骚》一句) 民生各有所乐兮

作者:秦向前 评析:杨耀学

面为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句,底为屈原诗,将两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连结于一谜,十分高雅。面句连上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,意思是,怎样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,普遍地遮蔽天下穷人,让他们个个都开颜欢笑呢?这种高尚的情操令人肃然起敬。谜底“民生各有所乐兮”入谜别解,顺应杜诗的意思是:天下人民生活中每人都有了住所而欢乐,与面义完全一致。那么,底在《离骚》中原意如何?原来它是作为陪衬,为突出下句而出现的。“民生各有所乐兮,余独好修以为常”,人们都有各自的爱好啊,我却独独爱好修饰并习以为常。

细析本谜,有一处咬合,一处吻合,一处契合,一处神合。

咬合是“所”,没有“所”别解为住所,本谜是不能成立的。“所”是杜甫要表达的中心意思,从上句“广厦千万间”传来。作为助词“所”的实词化使用,是谜界常法。

吻合是“乐”,原意“爱好”,今与面上的“欢”对释。有房则欢,民生之要是“欢乐”,政府的职责就是让人民高兴。

契合是“各”和“俱”,表面看来,一指“每个”,一指“都”,一表异一表同,并不同义,但为什么能相扣?每个人各自高兴就是都高兴,这叫“俱各欢喜”。

神合是“民生”和“天下”。底原意“人生下来”,别解后的“民生”,是直到今天还在频繁使用的社会学名词。此词的谜中之用,使本谜具有宽宏的全民视野和很高的思想品位,贯通古今大道,这是浸透中国文脉的社会良知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